

同安縣志卷之四十一

雜錄

段成式有雜組之編趙恕軒有拾遺之著良以作書者雖搜羅繁富恆慮不無剩義觀於探風而終以商頌序書而終以秦誓古聖人刪訂羣經猶且以義例特殊附諸篇末况夫考稽掌故披沙或揀其金撫拾羣言解頤如聞其語仿揚子作方言之例效湛泉補衍義之規採芳拾翠期纖芥之不遺並蓄兼收亦有聞之必錄庶幾微言碎義足丐殘膏軼事舊聞亦資多識志雜錄

唐宣宗居邸時嘗遁迹於夕陽山與黃蘗斷際和尚觀瀑蘗吟云穿巖越壑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山中有真寂寺距寺里許有國師巖巖前有石橫臥狀如鼓叩之作鼓聲石洞二竅相傳宣宗時出米供食宣宗去遂不復有山澗有橋鐫浴龍橋三字相傳宣宗浴此府志參閱書

宣宗長慶中封光王唐書第稱韜晦未嘗遁跡而唐蔚遲偃作中朝故事宣宗憲皇少子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也武宗初登極皆深忌焉一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睹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曰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行遊江

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則其事固有據者福建通志

唐史藝文志云黯南安人有集三卷通志略云三十卷今按文公序則為其三卷是

矣但序云唐陳昌晦撰而志謂黯字希儒昌晦或黯別號與府志

盧鄒光啟中侍御史科第未詳舊志

朱文公申縣請本縣進士徐應中王賓以充學廣文陳珪徽宗朝為提舉徽州使謝

圖南嘉熙間為瓊州安撫使洪十九郎紹興間知南安縣洪敦仁為館閣校勘查

王賓係宣和元年特奏名晉江人舊志

省志叢談云沈彬同安人嘗指葬穴於長泰縣恭順里曷山之旁以示家人後開壙有漆燈乙盞以石為臺壙頭有銅牌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後有狀元沈晦者即其裔也按彬筠州人瑞州記載彬墓在府城西北彬棄官南唐手植一樹以誌葬地云云則省志誤矣然廣輿又載之於鎮江丹陽沈山下殊不可解也攷雅言雜載云彬字子美一作子文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三舉不第遂放游湖湘間二十餘年後授李氏偽命官至禮部侍郎致仕歸高安

此筠之所以志彬墓也又江南野錄沈彬高安人早有詩名先主鎮金陵知其欲代楊氏獻詩云祇須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覽而喜之臨終云云此丹陽之所以亦志彬墓也乎要之彬唐末高士豪於詩沈姓樂祖之真者不必言卽冒濫者亦必指一墳以實之孰僞孰真俱不可知然彬生長於筠而宦遊於吳二者必居其一若甌閩之間則彬未嘗托迹而漳泉之間乃有子孫墳墓豈可信哉彬佳句甚多湘江行云數家漁網疎雲外一岸殘陽細雨中尤爲當世所賞

葉詩

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詩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鼈背上行時公方舉

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鼈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

詩之讖耶

青箱雜記

蘇子容愛元白劉賓輩詩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誦苦不愛太白輩詩曾誦汝浴集

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以爲假對工大無及此聯又舉劉夢得送

李文饒再鎮浙西詩以爲最著題

詩話總龜

魏收有痛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二

云事見本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痛峭

收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高宴初陪聽鼓擊清談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痛峭

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

懷去町畦

宋稗類抄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

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

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

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

老平時曾試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

云

石杖詩話

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蘇頌曰當以入聲

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頌曰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問陶鄉

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初頌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尙亡恙嘗謂頌道其平

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頌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

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矣

曾肇蘇司空墓誌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蘇呂既登第唐臣遂隱於江湖不知所之及蘇呂同入史館乘馬偕出忽見唐臣艤舟汴河亟往謁之問所從來唐臣曰吾質販江湖因買此舟雖梗泛蓬飄差愈應舉覓官時耳兩人邀之不可但叩其官居坊曲所在明日兩公自局中還各覩唐臣留刺末有細書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再訪之則已行矣蹤跡遂絕

葉晴峯詩話

蘇緘子子元爲閣門祇候召對上謂曰邕州賴卿父守禦倘如欽廉卽破則寇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可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江淮較之卿父未爲遠過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子孫同死者皆褒贈焉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祠之賜額懷忠黃萬頃贊曰昔守邕州交寇馮陵戰厲力窮義氣猶橫合家自刃肯污羶腥千秋萬歲烈烈風聲

宋史

蘇緘字宣甫素負義氣喜功名皇佑中知英州儂賊作難以守禦功換館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佑中復官知越州諸暨縣與余同僚贈之詩曰燕領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十八年死難於邕朝廷憫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三

之贈奉國節度使易名忠勇則忠勇之諡先識於余詩矣

撫遺

王禹偁作聖主親試貢士歌有同上青雲梯之句後容齋隨筆載樞密鄭僑省試未廷對時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世所謂雲梯者是歟俄至梯側遂登之及高仰望大石若壓已忽冉冉立石上旣爲天下第一其亞則石起宗也蓋主司先以石居首至唱名始易之

王養靜文集

文公爲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堯山外紀

朱文公同安學經史閣舉梁文其詞曰兒郎偉大同古地駱粵名邦閒出巨人鼎在公卿之位亦多居士蔚爲閭里之師雖山川之炳靈迺教化之純被比羅屯難益復澆漓學校荒涼久風猷之不競圖書散脫閒絃誦以無聲詔令壅而弗宣父兄以爲大戚顧惟竊食敢不究心是以申諭諸生俾沈潛於訓義力哀衆記務廣博其見聞幸大府之哀憐總羣書而推予唯上賢篤意於教誘使邑子蒙幸於作成爰卽學宮創爲傑閣庶緘籐之慎固絕蟲鼠之覬覦旣畫諾於縣庭旋受金於省戶西曹籍力羣彥併心而吏惰不供幾若道邊之室顧人疲久役將起澤門之謳

迨程事之既嚴始掄才而甫就僦功見效獻設有期不惟士得讀未見之書人知自礪且使書得爲無窮之計利以永存聊出詞章用升梁欖相約童耄其此歡呼兒郎偉拋梁東曉日曠曠出海紅照見巒堂通復閣層叢如畫插晴空兒郎偉拋梁西春草秋雲極望低文圃山高君莫羨聖門巖巖與天齊兒郎偉拋梁南滄溟無際水天涵蕩滴魚龍君莫畏淵源學海更潭潭兒郎偉拋梁北錯落衆星向拱極昭回運轉君莫疑燦爛光明在方冊兒郎偉拋梁上聖朝碩輔蘇丞相魯無君子定虛言權是諸生丈人行兒郎偉拋梁下場老遺書追董賈諸生勉維舊端操時泰不憂身在野伏願上梁之後士無廢業家有傳書究述作之原遂見古人之大體際功名之會起爲當世之儒宗惟不悖其所聞乃式符於深望癸巳舊志

朱子云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閒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

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語類

朱子云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四

往年主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愜實處方已

語類

朱子云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驚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何如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始會得昭昭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和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如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

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類語

攷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述詩中有商山肯爲秦嬰出之句明太祖曰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此乃世俗流傳之誤也詩係吾鄉邱鈞磯作見本集題云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至今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矣宋潛溪撰楊鐵崖墓誌云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不至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進御上賜安車詣闕留有百日禮文畢史統定卽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蓋邱鈞磯爲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楊鐵崖爲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相類故遂以却聘詩冒入鐵崖集中鐵崖詩名滿東南而鈞磯僻居孤嶼詩集不傳人多口誦遂致字句略有不同耳今悉注之以備覽堯山堂本云天子來徵老秀才鐵崖集皇帝秀才嬾下讀書臺嬾下商山肯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五

爲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鐵崖集作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應知漢祚開一本作商山本爲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又作諸葛應漢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鐵崖集免勞作狂於一作殷勤承上命且向鐵崖集作空向一作繼總日袖中一卷春秋筆不爲旁人取次裁崖鐵集作老夫一春秋筆留其大略如向胸中取次裁袖中一作袖藏此夫一首之詩甚微而所關人品則甚重余故不可以不辨此詩爲鐵崖所久假已經五百年今鈞磯之集出而趙璧復完則詩之隨時爲顯晦其亦有數哉予固不禁爲之歎顏而破涕也癸巳仲春上弦後學八十七叟輪山阮旻錫書於類郵之迴清亭

邱葵抗節不仕却聘一詩斧鉞風霜同中老人皆能誦之今其全集尙在吾家司馬

盧牧州公爲之序林霍詩話

邱葵宋亡避居海嶼中刻志爲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各數十卷而周禮補亡一書尤參訂詳確方知漢儒補考工記之謬册曰千古治法大備周禮冬官實存深考知是同安析疑閱義駿起本之俞王更暢厥旨規畫詳

明三代可擬續宏簡錄

五通嶺在縣南莊坂尾路旁舊祀五通神故名上有二巨石夾路如門石上有跡若

魚頭上向者數十上刻龍門二字相傳宋文天祥侍幼主自踏石至此所刻何喬遠閩書云余嘗至其處嶺路岝路非通道也幼主又自龍窟登舟入海亦不叶取途嘉禾與有五通嶺幼主所過乃此嶺也文(文山)丞相未嘗奉幼主南行二字大似米元章筆亦非丞相筆法想時取象名石而所云丞相或陸相歟府志火真建文四年九月甲申成祖以靖難功次第七封同安侯勳祿與張武同永樂七年八月北征戰歿除明史

正德末年有虎患小坪民有捕石鱗魚者夜墮虎穴中比曉視之有虎子二穴深隱無所緣自分必死矣俄而虎噬一豕入張目而視者久之乃嚙其豕爲四三與子一與捕魚者復跑而上後數歸皆然捕魚者始甚苦之卒勉食如是者閱六七日一夕虎三負其子以出已復躍而下捕魚者遂跨其背以上相隨至林薄外捕魚者謂虎曰而恩我至矣他日至吾鄉吾願以牛爲謝抵家數日鄉人檻得一虎捕魚者聞之前謂鄉人曰若輩且勿加害是毋乃生我者乎從檻外視之已不復識別乃謂虎曰果生我則三號以爲信虎帖尾俛首而號者三捕魚者大呼曰是矣遂宰所耕牛以食衆而出之舊縣志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六

林次崖希元作面皮歌其題曰劉見齋分巡自稱面皮薄不會做無廉恥事深契余心歌以自慰人生莫得面皮薄皮薄一事做不著心頭纔有半分虧十分面赤害羞辱官中不會持一文歸來稱貸無所獲常時或可強支持凶年無錢那得穀宗姻知我別稱貸爲我所累多怨讟始信厚皮之人百最美爲馬爲牛皆不避歸來金銀滿箱篋腴田美宅任意置凶年上荒田宅賤此時仍獲萬倍利相爾面皮太薄人苦樂何止差萬里如今欲作厚皮人富貴榮華可立致只爲面皮生定不可易欲作令人復羞死不如且留一個名好與後人上青史見齋見齋當世之人面皮幾尺厚何爾與我獨相似續小學

劉宗道講學遠師北溪其闢釋老甚嚴目佛老爲泥廝集中有同安嘆云噫嘻吁紫陽之化衰家家阿彌儒也墨衣墨也墨衣滿城游遨誰我知不如歸也不如歸又遊天界寺詩云若無僧寺塔直是一唐虞斯言能言距楊墨者已靜志居詩話學之案山故名佛子崗而形家言宜有兀突聳秀之觀萬歷間知縣洪世俊卽其頂建石塔五層自明倫堂望之塔挺然躍出成於庚子之夏越明年許編修獬遂冠

南宮癸巳縣志

張襄惠初釋褐與林希元陳琛談理學時目爲泉州三狂詩話居

宋魏了翁作嘉禾山陳植行狀云閩之文學以漳泉爲最而漳泉尤以同安爲最蓋

因朱子過化文風日盛耳見文集

何鏡山稱蔡復一學博才高下筆千言兼工四六他諸著作皆崇論閎議涵古茹今

至書牘奏議之文忼慨談天下事切中豪貴披吐肝膽而詩則出入漢魏唐宋閒

居然一代名作詩話

吾同武進士邵應魁能詩有儒風備倭蘇松時詞壇名輩如徐學謨叔明沈明臣嘉

則殷都無美王翹叔楚皆相得歡甚而鳳州麟州二王先生屢有吟贈荆川唐公

南溟汪公皆推轂公之才略其在吾鄉則趙太守特峯洪少師寇芳州黃山人孔

昭尤深相許可焉詩話

蔡清憲年十二作范蠡傳萬餘言其父亦名流也見之驚嘆曰幾失吾兒十八鄉薦

十九登第溫陵舊事

庚辰廷試後有旨召進士四十人入對吾郡與召者蔡公肱明張公朝誕盧公若騰

三人而同安得其二已臚傳蔡公爲二甲第一人舊例首二甲收禮部主事時中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七

外多警上雅意邊才議以樞曹席禮曹之上於是張盧二公並授兵部主事比入

署譽望大起東崖雜記

俗傳羅隱出語成讖著有異跡若羅常山之畫馬石深滬之石壁山書字及建安書

攤筒所載予初尙未信其果此羅隱與否及讀楊文敏書筒灘記已稍信之因閱

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方知隱學道修真人也邑洪濟

宮相傳卽羅隱廟

同安之謝脩許權薛純儒皆有詩名有文集今不見其一二兼自蒲壽庚之變概遭

兵火無復遺者清源文獻

泉屬榜眼頗多宋則曾公會黃公宗旦宗公程劉公達董公洪陳公晉接及邑之石

公起宗共七人而石起宗終吏部員外郎石公及第之歲王公十朋爲詩贈之有

坐看萬石門閭大轉覺朋山氣象新之句東崖雜記

陳尙書道基微時隨其父賣卜村中蔣赤山一見奇之赤山足智謀有異鑑妻以弟

女封夫人其一配王參政慎中爲繼室亦稱淑人赤山公沒蔣當中微業不隕賴

尙書參政力實席公知人之庇東崖雜記

莊渭陽號鍾蓮在坊里祥翟人夙有異質長於詩歌古文萬歷癸未武進士官至都
指揮加定國將軍先平高麗後征交趾道經黎婺山於瀑布中見石崖鐫四大字
東坡詩識取起得一詩云黎婺峰頭白玉簪古來名將擅東南春蠶食葉人千萬
秋鷲凌雲士十三時去黃花携袖滿歸來綠草映袍藍荒山留與莊生破始信東
坡不妄談後其詩皆應洵不可解也莊朝音
採家乘

嘉靖辛卯陳公讓往秋試求夢九鯉湖是夕無夢廟中道士夢神曰前度劉郎今復
來令以告陳陳亦不解是科陳中解元始知前科解元劉汝楠陳卽前度之劉也

陳晉江人劉同安人

閩省
賢書

若騰有鳥噫一集身世感遇其悲愁憤懣之什皆根於血性注灑毫端非無病而呻

吟也可與蔡忠毅公相伯仲云

林霍
詩話

梁文靖秦國夫人陳氏吾同安人父名彥光爲揭陽令文靖爲庠士遊學於潮陳公
以女許之文靖入壻秦國夫人一日晨妝小桃鏡中有梅花影旣而梅花盛開陳
公異之因遊後圃命文靖賦詩云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
物于人厚肯放寒枝特地芳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香曉來得共巡簷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八

笑更誦龍吟古樂章後及第至相人以此詩爲識題揭陽廨爲梅花堂

林霍
詩話

輪山詩派記曰世有奇材乃見真詩吾邑前之能詩者唐則有陳公黯宋則有蘇公

頌邱公葵明興以來林公希元洪公芳洲俱以經學能詩蔡公清憲文章氣節而
尤工於詩海內尙之繼清憲者爲今大司馬盧公牧洲及紀氏父子待詔先生嘗
從清憲鏡山遊而石青先生則得黃石齋公之傳有水也生者亦與清憲同時頗
稱詩以不能絕迹公門聲價頓減然則詩以人重耳非詩能重人也僕生逢季世
無求用於時竊以詩自娛于今先達得事盧大司馬公及孝廉紀子于同輩得莊
君名潛字伏之等若干人見此道之源流喜其不孤昔謝翱作睦州詩派記僕因
倣其法以振吾邑之風雅云

林霍
詩話

范方之節烈矣而明史不載僅見樵史中惜哉其探入漳州志者亦頗略予博採其
鄉所傳聞兼按時勢考焉補爲之傳嗚呼甲申之變明之廷臣竊倖擁贊聞勸輸
鮮應賊至屈膝求活而卒不免視方死豈直鴻毛之於泰山哉然竟有以降賊死
而誤爲殉節者今詔修明史乃改正之且爲黃道周諸人立傳而方獨以厥後式
微不能以事蹟上聞使其大節鬱湮此余之所以繫歎而深悲也

陳浩范
介卿傳

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云鷺門僧貫一以請經過會城寓予竹房言去夏夜坐籬外小陂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鷄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鷄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大熙皞太平萬紀貫一覺有異默識其文投磚海中予錄觀之似應泉海之事乃比者撫成且藉鎮定又若無徵然三復尋繹不能不結杞憂予按此書爲崇禎庚辰刻本康熙癸亥在京于鄭山寓中見之其言草鷄長耳大尾離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謂甲子鄭以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女加兆爲姚豈謂總督姚啟聖乎鷺門卽今廈門前年巡撫吳興祚克廈門今年姚啟聖克臺灣而鄭氏無遺種矣所謂庚大熙皞太平萬紀者乃指康熙建元以來天下太平蓋深爲海內臣民欣慶云

良齋續說

康熙二年鄭泰子纘緒投誠提督馬得功銳意南征以黃翼爲陸路總兵杜永和爲

水師總兵俱屯札同安時有詩曰一縣而開兩帥府三軍之外幾蒼生

癸巳縣志

錦里黃元臣治家嚴正兄弟合食百餘口家無私財亦無私喜怒一日猶子輩有兄弟鬩於室弟憤甚走訴元臣曰吾兄虐我又道伯父過失語甚辨元臣怒曰果爾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九

汝爲我召之弟召兄急兄懼入見汗浹背元臣謂兄曰吾治家久安能無失汝知當以告我汝弟不遜敢訐兄之私他日弄唇舌離吾家者必此兒也卽令兄責之自是家中無敢挾私訴言者

李離明嘉言錄

蔡祚生平好行善事遇隣里爭忿則爲排難解紛貧乏者靡不周恤一日鄉中染疫其妻病昏暮見羣厲擁入求福妻曰俟夫歸福爾矣言未既有角巾白衣從後呼

曰誤矣此善人家宜亟去於是羣厲皆去如烟縷穿屋上走如裂帛聲

景璧集

汀溪在感化里距城十三里端山下許琰有瀟湘神祠云溪水清溪水清溪水煙朝盡暮還生一自洛波人去遠不知何處步溪聲此詞頗有宋元風致

寧我堂集

同安有會館在京師內城清總戎許公盛移建崇文門外亦久爲民居所侵乾隆元年吾泉人公建郡館於孫公園闔郡北來者始有栖息之所但赴春闈者日盛不能容歲丙寅余與從弟奇烈來謁補於正陽門外大街西版章衎衎僦屋以居屋凡三重南向合二十二椽頗寬敞可下數十榻因顧而思曰吾儕爲京官僕馬所占幾盡以公諸邑人爰加修葺顏其門曰同安會館既又慮業非買者不可復於典價之外增其值而易印券焉于是邑人之至京者皆得歡然相聚於此屋本

顧氏先後給價六百四十金然歲有修葺尙患陰雨桑土資用難繼歲癸未農部紫堂李君購屋在煤市街南頭亦三進計十間費三百六十金俱有契載於其假歸也充爲館中收稅以備修理之資而會館庶無慮於漂搖是始事者雖余兄弟而有所賴以垂可久者李君也然則李君之功其何可沒歟

陳臚聲都門同安會館記

京師正陽門外虎坊橋之南曰專兒衢衢其東偏有吾閩同安義塋前明時邑人所創置聞之鄉先輩塋域廣以方縱橫各數十步繚以周垣旅塚纍纍碑石錯立明末民部范介卿先生殉難衣冠在焉其最著者也歲久墻圯石亡將夷爲道路往歲丙寅秋余與從弟奇烈倡共修之築垣以限車馬然尋其舊址塋之西北民久侵而屋焉所占約二分之一聞己未歲復有因屋壞欲更占以益其地者賴公車諸君力阻乃止以是知今之民居皆向時墓地其下斷棺枯骨爲所埋壓者不知其凡幾矣前年再來京師適屋者款門求售因以百金購得之凡三重三室迺撤去前兩重之尤逼者獨留後軒以事介卿先生主及塋之士神復新前所築垣而志其地界各埋以石云

陳臚聲重修義塋記

龍同海會館在上海南頭乃三邑商人集貲興建者建業甚多自上海設租界後地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十

價翔貴會館公產價值約六七十萬每歲以三縣人輪管捐助慈善歲以萬計

上海龍同海會館原有別墅係爲旅滬三邑人塚塚先該墅在今法租界巡捕房地址爲開租界被遷故買高昌廟下近江一片之地築一大屋顏曰泉漳別墅中祀聖母左右均塚墓近再於祠後闢地築置樞之屋數十座以便旅滬三邑之人設備甚爲周至

龍同海會館設三邑鄉音學校一所示不忍忘故鄉也又設小學校一所容學生七八十名近又在別墅設中學堂皆以培養人材經費概由會館支理而外縣之人入學者只貼餐費而已

蘇州有泉漳會館亦龍同海三邑之人所置初築造時當地之人忌之相約不售磚石灰土我卽由故鄉船運前去又置田地一片在觀音山後乏人管理乃由上海諸同鄉每年相約往巡一次

射鷹樓詩話云當英人竄吳淞吾閩同安陳忠愍公化成勇猛敢戰自卯至巳一可當百發十餘礮擊沈夷船二隻惜以援兵不至遂失犄角之勢乃死於難其部將劉國標載其屍於蘆葦中及殯殮有異香繞室晉江陳頌南給諫題其遺像中段

云君不見陳老佛手執紅旗呼戰士以一當十皆奮起礮聲人聲震百里夷人當之皆披靡火輪辟易不能駛自卯接戰已不止衆軍環視失角倚况復潰散無律紀敗軍之將公所恥整飭孤軍氣倍徒目皆皆裂髮上指力殉置陞報天子公祠在上海城中塑象高與人等遇四月生日士民報賽者頂趾相望聞之廟祝謂夜深人靜時時聞鞞聲出入入廟瞻禮者皆肅然祇敬毋敢玩忽蓋滬爲公成仁取義之地宜其忠魂義魄歷久如在也

亦園勝語

忠愍公祠在南門內民國三年軍界曾駐紮其祠捋其髮以爲戲是夜卽被公敲扑越日死者三人遂他徙以見公之忠魂未可冒犯也

邱武烈同安人剛勇良功子襲父爵以宿衛簡放河閒副將粵逆賴鳳翔擾畿輔京師戒嚴公提兵出境嚴爲之備賊不敢犯乃竄越津沽尋擢南陽總兵奉旨專剿捻匪師行有紀律所過之地壺漿爭迎前後百戰賊聞風披靡搜窠搗穴輒殲其魁或生擒以歸公親剝其皮賊爲膽落豫人呼爲邱老虎然匪蹤飄忽靡常撲而復熾者屢所至風馳雨驟不下城郭故賊聚我散賊逸我勞其敗北也策騎長驅晝夜行二三百里時當道知清野而不能堅壁故無所阻肆其往來公提孤軍奔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十一

馳於豫楚江淮者凡八年不解甲但以忠義激厲將士必得其死力故師老猶壯公殉節之先與賊相持於豫境大府以逗遛劾公疏出而公大捷之報尋至竟獲譴公積不能平北舞渡之戰賊蹤已散以單騎陷陣而賈賊固不識其爲公也越三日檢公尸於麥畦中而如生羣殮之鄉民聞公歿扶老携幼致奠道旁哭聲震天地聞彼地有御者道逢老人僱車至某所御者詢其名漫應曰人大邱至公廟止御者而入與人久待不出呼索僱值廟祝出曰廟固無是人也御者不信入而闕其寢則巍然像設衣冠而高坐卽僱車之老人也駭極知爲公靈買香楮泥首請罪爐火中坵撥以手得青蚨若干恰符輿費及香資之數咋舌而歸方悟曩所謂人大邱者乃神故倒置其詞不欲明示也公性樸直不善逢迎當道故動輒掣肘卒賚志以歿然矣然英風義氣父子相輝映數成豐朝名將者咸屈指焉

楊雪滄聞子和前輩云武烈生祠遍河南遇生日民爲演劇騶從偶逢其日途擠不得行蓋子和制軍曾撫豫故知其戰績及身後靈異輒爲之稱道弗衰云

亦園勝談

五蘆十井舊志未詳基址茲以聞諸故老者考證之一大葫蘆山在城之西北形似葫蘆山之南形勢較低東西峻峭如壁游人上下頗難之第二葫蘆名小葫蘆山

在中軍衙後與大葫蘆距離約二百餘步其形體不及大葫蘆之梢肖高大亦僅比大葫蘆三分之一第三葫蘆在施園蘇祠堂內與大葫蘆離百餘步相傳施琅在此山旁構宅山有古柏兩株高幾十丈第四葫蘆在蘇祀堂前馬祠堂邊離三葫蘆兩百餘步形與葫蘆略同長不過四十步高頗與人相等第五葫蘆其住址言人人殊或云在文廟明倫堂內或云在縣衙內之后山據贛州堪輿家則斷其爲確在文廟內也

十井第一井在縣署內景朱堂左隅名曰龍喉歷代罩以石板糊以灰泥又圍以木柵慮人之掀揭踐踏也堂前左畔豎木杵兩枝高三四十丈夜夜點燈其上俗呼之曰龍目皆朱晦翁先生手澤也 第二井在縣署右畔粟倉埕相傳晦翁築高士軒其埕以磚圍界作硯形開硯邊之井名水磧井其軒前後兩進中曠大宅內鑿一池橋跨其上梧桐楊柳疏密相間後因壞埕邑紳屢次修葺已非舊觀矣

第三井在縣口東轅門外左邊名曰三空井水清而甘大旱時汲綆長短不差分寸 第四井在捕署衙口右畔市頭崎其欄以石圍六角每角相對寬約六七尺 第五井在南門內大街右畔離鼓樓約二百餘步與第六井皆名官井 第六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十二

井在大西門后壁其欄琢一圓徑石圈寬約二尺左右高僅兩寸外石圈至水不上四尺井內之水僅四五尺汲食此井者城內外達數千人每日自辰至酉汲水者絡繹不絕以有限之水供無限之挹注洵好泉也去井百餘步城墻有榕鷓鴣數百棲止其上每夜各更應時而鳴不差晷刻勝銅壺滴漏多矣他處則殊不然 第七井在小西門內武廟前左畔大宅井欄乃榕根盤結而上高至一尺以上圓轉如環不少參差名曰榕根井 第八井在北門內石坊邊井欄以石圍四角寬各二尺五寸水深八九尺味甘水清毫無穢氣井內鮎魚甚多又甚強健居人汲此魚者仍送還於水中 第九井在受嚮宮前右邊檻門內井無欄以石板兩片合之長約六七尺中琢圓徑兩空寬僅尺半平置其上水深約十五尺陰涼倍他井居民不食此井 第十井在大公館口右畔粟倉尾圍牆內粟倉埕壞井被壓塞殆五十年矣

吾邑有水口四處一在朱紫門外曰銅魚金車鎖東來之水一在雙溪壩乃東西二水匯流之處一離城里許東有石蛇頭形似蛇西有護同山形似龜此乃溪流出海之所一離城十里許東曰崎頭西曰泗洲又作龜蛇之狀此乃內港將出大海

之所舊時溪港俱深海潮溯達於雙溪之上故人文甚盛而富家亦繇遠稱雄嗣因溪港日淺溪流暴漲之時漫溢衝刷金車銅魚每爲淤埋護同山石蛇頭日崩月削水剽而不留地氣洩而不蓄所以登鄉薦捷南宮者漸寡而刀貝金錢之聚亦蓄而不久也爲今之計宜清理金車銅魚使之顯而不晦護同山兩處建立文昌閣或七級浮圖使之高拱以爲銀城鎖鑰則蓄而氣聚於全邑庶有裨益而非良有司不爲功前邑令唐公會見及此於築堤時在石蛇頭砌築一墩未成而去旋爲水蝕所剩無幾良可惜云

吳必達銀城水口議

同安縣志

卷之四十一

雜錄

十三